

經部

春秋闕疑卷三

元　鄭玉　撰

桓公

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史記世家名允桓王九年即位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氏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

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程子曰桓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高郵孫氏曰元年書王者以為弒君之賊將而必誅已弒君矣其能免於誅乎元年書王所以誅桓也二年書王必以為王室微弱弒君之賊力不能即時誅之二年而後誅之亦已晚矣然亦足以為王誅也十年書王者敎政之出不可以一日無之十年無王則王道將絶于天下也十八年有

王者桓公之終也弒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于
一時當見誅于歲月不見誅于其生當見誅于將死
不見誅于終身當見誅于萬世　愚按桓公不書王
而宣公書王者桓公弒君而自立宣公為弒君者所
立事固不同也胡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
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内主之事
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
得為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國乃隱公之國其欲

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之説非與此狗惠公失禮而為之辭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嫡嗣禮之所不得為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説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汩之也

公即位

胡氏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位定于初喪必踰年而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

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冡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事矣按商書稱太甲元祀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冡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主則免喪從吉之證也朱子曰胡文定說春秋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文定却說是冡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想古時此等大事必有權宜如借

吉之例　愚按所謂即位者天子則就天子之位諸侯則就諸侯之位豈可使人攝也且古者人子於父人臣於君皆服斬衰三年若謂其君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以去服從吉告廟臨羣臣其臣獨可以去服從吉行之乎蓋此事本是凶禮嗣子定位於柩前未正君臣之分故因踰年改元年以凶服臨羣臣臣以凶服朝其君以正君臣之分豈有去服從吉之理至於告廟亦只是凶服此是告而非祭也蓋祭是吉禮

此告自是凶禮且如儀禮奉柩朝于祖非以凶服入朝乎施之于朝祖既可施之于告廟獨不可乎所謂凶服不可入廟者國家祭祀臣有私喪則不可與祭爾非謂此等也按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太甲親告廟臨羣臣矣非伊尹攝行之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庶政之聽于冢宰者爾傳者曲謂伊尹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

旬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冡宰則攝而臨羣臣也遂失經意然今禮文殘闕無從考證不敢妄以臆説著為定論姑記所見以俟知者又按凡人君嗣世改元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則不書即位皆因其實而已然或行或不行又各有義隱公稱攝讓國故不行即位之禮以明其心桓公弑君自立故特行即位之禮以掩其惡莊公閔公僖公則立于君弑國亂之時不暇行即位之禮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高氏曰會者外為主甚矣鄭伯之無道也知公之簒逆不自安特為好會將以求賂焉度魯亟于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況鄭伯與隱公同盟和好固非一日今見其罪不能討反有所邀求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先言會于垂繼言假許田見

鄭伯貪利妄義之甚也夫璧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非若土地人民之重而魯亦何用璧為哉特以桓既弒立懼諸侯之討也鄭伯得其情姑以璧藉口而實欲得許田耳聖人若書魯以許田賂鄭則無以顯鄭伯之罪故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而魯之罪自見矣此春秋微闡顯幽之道也先儒謂鄭伯以祊易許田若果爾則祊初入魯許田即當入鄭又安得數年不報必待鄭伯更以璧假之然後與邪先儒但見鄭先歸

魯祊令來假許田遂以為相易殊不知鄭始結魯以拒敵故歸祊以市魯魯令篡君以求援故賂田以償鄭其地雖若相易而其事不相涉也　謝氏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孝子疾痛在心思慮未能接事也隱即位三月而盟于蔑桓即位三月而會于垂春秋諸侯無三年之喪可知也春秋于即位三月書盟書會而惡自見矣楊龜山曰宋督弑其君而公成亂取郜大鼎以歸公弑隱而鄭伯會于垂以璧

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為内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也而書之異辭内外之分然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冬鄭伯拜盟　胡氏曰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程子曰桓公欲納鄭好以自

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弒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家氏曰三月會于垂可以盟矣而未之盟歸未一月乃為此盟春秋繼假田而書及盟譏賂之以田求為此盟也魯桓割地與人以追篡逆之討鄭莊受地與盟而庇其篡弒之罪春秋比書其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矣

秋大水

公羊氏曰災也家氏曰書大者變常之辭傷民害物

而後書程子曰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胡安定先生曰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序則休徵應之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斁則咎徵應之大水者常雨也傷禾稼壞廬舍故曰大水胡氏曰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至是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　家氏曰傳謂督慕孔妻之美而殺其夫公怒督懼因是弒君杜氏從而為之說曰孔父內不能正其家外取怨于百姓禍及其君是以春秋名之此以書名書字為拘而強求其說雖排陷死節而不顧失之遠矣公羊氏曰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

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有則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程子曰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臨江劉氏曰春秋賢者不名孔父者所賢也則其名之何父前子名君前臣名薛氏曰相國而不能弭亂至于君弑身死雖賢乎孔父猶非輔相之道也高郵孫氏曰易大過

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無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蓋死者人之所難一奮其身死而不避而好事者以
其事之不成而咎之多矣聖人于易特設其象而觧
之曰不可咎也所以勉進忠義之士有為于不可為
之時必救于無可救之際以兾幸于萬一也胡氏曰
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黯曹操
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于色皆足以衛
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

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愚按滕本侯爵在隱公時書卒書朝皆稱侯矣今乃降而書子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杜氏范氏謂為時王所黜是時王室微弱安能黜諸侯也趙氏謂居喪稱子滕之嗣君豈終春秋之世皆居喪乎胡氏謂以其首朝魯桓當時諸侯黨惡者多矣何獨于滕而貶

其爵乎程子謂以其服于楚當時諸侯服屬楚者多矣未聞貶其爵也胡安定先生謂或以侯禮來朝沙隨程氏謂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降以子禮見夫五等之爵天子所封諸侯所受各有定分縱使當時紊亂春秋于名分至嚴夫子安得不正乎大東萊呂氏曰春秋以後杞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滕或稱侯或稱子薛或稱侯或稱伯皆不可得而詳考殆後之録春秋者文誤也大國顯也故不誤小國微也故

誤然亦不應誤者如是之多也今姑闕之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穀梁氏曰以者内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高氏曰桓弑君而立方懼諸侯

之討也乃因宋督弑君特會諸侯以成其亂春秋深
嫉之故以宋亂之成歸罪于公公若會諸侯以討宋
宋亂不成矣惟公以亂助亂是以成也家氏曰宋亂
巳成而春秋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者何哉蓋督雖弑
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令三國為此會將以謀宋而徼
利而馮之位于是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故成宋亂
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之成此亂者魯也陳氏曰會
未有言其所為者其曰成宋亂弑君之禍接迹于天

下于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于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禍接迹于天下四君為之也春秋之褒貶至于變文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書之復書之終春秋僅再見焉以變文為猶未也而直書其所為舍此無復見者矣胡氏曰邾定公時蓋有弑其父者而定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甞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殺無赦殺

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夫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禮也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為有隱乎爾此與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華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

書其事所以示貶也然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爵次然後見其罪也華督有不赦之罪魯鄭齊陳同會于稷以成其亂受賂而歸咸自以為利也不知百官象之齊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齊有無知之亂鄭

有祭仲子突亹儀之亂魯有叔牙慶父般閔之亂數十年間四國舛逆幾至喪亡則以昧于履霜堅氷之戒不能辨之于早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羮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

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将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

其若之何公不聽　穀梁氏曰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家氏曰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宅周公魯公之典章法制于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為乎至哉高氏曰公不知納鼎之為惡又欲誇於神明置其器於周公之廟夫宋督賂四國以免誅而以郜鼎歸公不曰宋使來歸而曰取于宋以見公乃自以為功而取之專罪公也胡氏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

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置於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滅德亂紀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胡氏曰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紀侯

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援非為桓立而朝之也張氏曰左氏謂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未知孰是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胡氏曰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與之為鄰是以懼也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

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禮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荆楚雖大何畏焉不知本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天下盛衰之由可考也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國禦外患之道也

九月入杞

討不敬也　程氏曰將卑師少則稱人內則止曰入

其伐其大東萊呂氏曰入杞微者何以書天子在上諸侯擅相攻伐入人之國罪之大者聖人以爲無王春秋所由作也

公及戎盟于唐

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

胡氏曰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謝氏曰春秋諸侯

出入無時會盟征伐繼踵不息至而不復告廟者衆矣春秋因其告廟則書其不告則不書以示不敬也諸侯宗廟社稷之主也政治不以時修祭祀不以時舉臣民不以時省則國事墮矣故魯侯之出春秋謹其至而書之所以為之戒也凡書至八十二觀其所至時月而諸侯委社稷人民槃樂自縱久廢于外其失見矣左氏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　愚按或以前事至或以後事至或不以

本事至則各因其告辭若夫文公以前書至者少文公以後書至者多其殆因世有遠近故史有詳畧也歟

三年春正月

胡氏曰桓公弒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戮之刑隣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讐曾莫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

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之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公會齊侯于讙

成婚于齊也　高郵孫氏曰婚禮有六惟逆女自行餘皆父兄之命以遣使者所以養廉遠耻示萬世之嗣不可輕也今桓公與齊謀婚而不由介紹之命媒妁之言身至齊境以與齊謀巳之婚醜惡見矣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不盟也　穀梁氏曰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程子曰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高郵孫氏曰當是之時齊衛二國期命於蒲約言而信諭不盟而好成終二君之身未嘗渝言而侵伐是由胥命之言而二國和好十數年之間也夫子安得不少進之以見屢盟數會而侵伐隨之者之罪乎胡氏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爱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

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謝氏曰命王之事也二國胥命非正也雖然聖王不作諸侯小大猜疑盟約並起公正之道衰而信義不復見矣方是時二國以書相命而不以歃血爲盟有貴信之心焉可謂近正矣春秋書其胥命然命必有主之者謂之胥命不與諸侯得專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　高郵孫氏曰去年之秋魯嘗入杞杞於此恐懼而求成于公故為郕之會也程子曰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許氏曰姻大國服小國著得意也天下無王而後人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氏曰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程子曰食盡為異大也楊龜山曰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歷所能窮也而春秋書以為異者蓋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嚴

厥事則日月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為不足畏也高郵孫氏曰言盡則無復生之理言既則見既而復生也方日之食但見其食之盡安知其既而復生然聖人以復生之意書之者此其深意也聖人之為道惟陽之勝則君父常尊而臣子常卑君子常强而小人常弱至于陰盛而勝陽聖人所不與也陰雖盛必為之戒陽雖衰必為之助奈何天

下之為陽常至于衰而為陰所勝天下之為陰常至于盛以淩陽凡為陰之類者亦何足道焉所為陽者有罪爾高氏曰經書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此年與宣八年是也天變之甚獨於二公見孰謂無天道乎家氏曰常聞長老言日食既京師不之見以為君德時政之所感至乙亥丁丑二歲親見食之既先是太史定為食五六分已而食之晝晦星見及有自四方遠外來者乃云食及五六分不既不晦然後知

天文示異巧歷有不能知者

公子翬如齊逆女

穀梁氏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高郵孫氏曰公子翬在隱公時嘗再見經而無氏蓋隱自稱攝不命大夫桓公弑君自立而翬為謀主即位未幾遂加爵命故曰公子翬也謝氏曰翬卒不書絶之也姦臣以大惡行乎亂世而刑戮不及其身者春秋以法誅之所以著其罪於天下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穀梁氏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送女踰境非禮也高郵孫氏曰女以嫁為歸義當適外者也以義割恩而已故男子生則主其祭祀以傳於世女子則一適於外終身不反男子而去父母則為不孝女子而大歸其家則為至惡故閨門之內以義割恩男女之事正夫婦之道成齊侯以諸侯之尊不能割愛以從義而眷眷於男女之情越

禮犯義送女出境至于魯地失禮甚矣高氏曰禮諸
侯之娶女入境則稱夫人讙我地也而姜氏不稱夫
人者以齊侯身送之有父之親未可繫而稱夫人也

公會齊侯于讙

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往會之皆非義也胡氏曰
古者婚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
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
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

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高氏曰讙之會實受姜氏于齊以歸而但以會讙為文者以為萬世之嗣巳則輕之而公子逆之齊侯之强巳則畏之而親之會是公之行其所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也若齊侯不送則公亦不至于讙故書公會齊侯于讙以罪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子曰告于廟也穀梁氏曰不言翬之以來公親受之于齊也泰山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

也公受姜氏于讙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薛氏曰書至不與公俱至也桓公夫婦之道終始乎不正矣胡氏曰不能防閑于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高氏曰春秋之時婚姻失道鮮有賢女輔佐君子故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故自隱而下內女夫人之迹聖人謹而書之以懲以戒為萬世法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

有年

穀梁氏曰五穀皆熟為有年程子曰書有年記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其惡有閒故大有年則書之謝氏曰桓之世書有年宣之世書大有

年志異也志幸也行之惡莫大於桓宣桓而有年宣而大有年異之大者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桓而有年宣而大有年幸之大者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書有年大有年者二處而已其一桓公其一宣公桓宣大惡行何道而有年乎書者不宜也胡氏曰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然十二公多歷年所亦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獨不見於經是仲尼於

他公皆削之矣獨桓宣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爾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氏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程子曰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何氏曰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啖氏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也趙氏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

以蒐為稱夏以為苗除害故以苗為名秋則順天時
以殺物故以獮為義冬則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為
目以謂微事不謹則大事不立故每慎於微而後王
德全矣胡氏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用民
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
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
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
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可不謹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胡氏曰宰冡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馬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程子曰桓公弑其

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使其宰以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矣而其所為如此名糾言尊卑貴賤之義亡矣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尹氏曰天道不成不記於元年而記於此因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記之尤有深意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程子曰五年春正月甲戌下文缺高郵孫氏曰傳於此經之下記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明年之秋經書蔡人殺陳佗趙氏以為甲戌之下當記其事而簡編脱之按春秋之經自相照驗未有始卒不相會者若明年但書殺陳佗而今年不載陳亂之迹則陳佗者何人殺之又以何罪本此而推故甲戌之下載陳佗之事趙説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程子曰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隣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時齊鄭强大而紀最小宜紀侯朝事之不暇而齊鄭反往朝焉則朝者非實朝也有以窺之也故桓十三年至于戰而莊元年遷其郱鄑郚二年以酅入齊而紀亡矣是朝之者安得心服而朝乎將圖其地名朝而實襲之也事既不果遂行朝禮而還孔子疾其懷詐以圖人之國故特書曰

如紀也胡氏曰如者朝聘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氏曰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氏曰錄父以使子也胡氏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

其賢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塗施及童稚賢人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冦盜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

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狥大臣私意而用子弟之弱者居夫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也高郵孫氏曰父在而使子非君道也己在而使子代非臣道也己之父在而代父受命非臣子也天王仍叔與仍叔之子皆有罪矣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王不禮焉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八月鄭伯以齊人朝王九年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伐宋十一年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至是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

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髙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

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殞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公羊氏曰從王正也謝氏曰君行而臣從君臣之大義也周衰諸侯不遵王命久矣桓王伐鄭三國乃能為王出師以討不庭勤王之道至矣春秋書曰從王所以明君臣之大義也以君臣大義書三國從王而大國之不能從王其罪見矣三國出兵蓋卿行也鄭莊公以手足之親出為王室仇敵諸侯所以致討也三國

雖以卿出而侯伯無躬親夾輔之勲三國從王書人而諸侯事王不盡忠力其失見矣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大雩

公羊氏曰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劉氏意林曰雩常事爾遇旱則雩非常也謝氏曰諸侯不得祭天祈穀行於社稷雩禮

行於境内之山川而已雩祈雨之祭也大雩祭天而雩天子之禮也夏百穀需雨之時故雩以孟夏秋大雩失天時也然則大雩書僭也秋大雩書急也家氏曰郊禘亦僭何以不書大郊禘一而已矣故不書大若雩則諸侯之雩與天子之雩為禮各異是故書大以譏其僭

螽

公羊氏曰記災也程子曰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待書

也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程子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謝氏曰諸侯以王命主社稷撫人民其有難矣明忠信嚴守備與民以死守之保國之義也州公以小國間於大國度其國危而不能守乃至於不畏王命不恤社稷人民私以一身避難適曹然則州公非朝曹也亦非奔曹也其行欲以免禍而已

春秋書曰如曹而州公不能保守其國其惡見矣穀梁氏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自曹來朝　愚按舊說或謂寔是也猶曰是人來盖謂州公也此承上文去年冬州公如曹書之也若上書州公如曹之下即書寔來則是州公也今州公如曹在五年之冬寔來在六年之春經隔一年安可謂承上文書寔來也春秋之文如化工生物春秋之義

如日星在天決不如是之晦昧也或又謂實州公名去年如曹未失國故不名今來曾不復其國則是匹夫也故名之使果州公也於去年如曹宜以失國之例書曰州公實如曹則今年實來乃州公也去年不書其名今年不書其國安知實之為州公乎蓋闕文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簡車馬也　公羊氏曰大閱者簡車徒也程子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胡安定先生曰書八月非時也書大閱非禮也按大閱天子之禮魯諸侯而行之其僭可知

蔡侯殺陳佗

莊二十二年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高郵孫氏曰陳佗弑君之賊然其迹不見於經惟趙氏推而謂在五年甲戌之下己丑陳侯鮑卒之前而左氏傳文亦載其事趙氏之説是也朱子曰陳佗文公之子桓公之弟公疾病殺其太子免而代之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此墓門之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以至此也胡氏曰佗殺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

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也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辭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者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㝰弑

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内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動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使隣國明討賊之義與國絶輔募之姦則亂賊何自而作雖作無以成其亂此春秋所以書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

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程子曰冢嗣之生國之大事故書髙郵孫氏曰王者之法立子以嫡所以杜爭奪之患而正嫡庶

之分也嫡長之生必舉以禮而史書之册嫡庶有定分少長有定日一著於史則少不得陵長庶不得加嫡爭奪之患消而愛憎之心息也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未有書子生者而子同之生特書之所以明史書之常法而示嫡庶之有分也餘公之生或非嫡或舉不備禮或舊史不書春秋載一可以見二著是可以明非者此之謂也胡氏曰適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

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愚按

生即書之所以見名分之已定而明父子之親誓於天子然後稱世子所以見爵秩之貴而明君臣之義與賢與子雖帝王之達道然與子易與賢難與子而專於立嫡決不至乎亂與賢而或非其人則必至乎亂且以春秋言之曹之子臧吳之季札非不賢也父兄知其賢也舉國以讓之二子之識不足以及此辭而不受卒亂二國賢可輕與乎然則與賢之事不可行於後世歟賢也必舜禹而後可舜禹不世出也苟

非舜禹也徒讓以生亂耳故春秋主於立嫡憂天下之生亂也然以當時之事觀之非禁與賢之法而不書也蓋亦無與賢之事可書也故但書與子之法以為萬世之常經使世復生舜禹也在上者又有堯與舜也則必舉天下以授受矣何待春秋之書乎書與子之法以敎當時存與賢之法以待來世是則夫子之微意而亦春秋之大權也

冬杞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程子曰紀侯不能上訴天子近赴諸侯和輯其民人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愚按魯桓弑君之賊一夫倡義即得誅之身且不保安能敵大國庇小國而救人之急乎紀侯主之以求援其何能國春秋備書之雖曰小事大弱事强亦必有道也

春秋闕疑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五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汪學金

謄録舉人臣蔡枝華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程子曰臣之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天子反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乎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四年與此明其義矣胡氏曰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

春秋闕疑卷四

元 鄭玉 撰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胡氏曰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見其廣之甚也謝氏曰古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示愛也舉咸丘焚之失先王田獵之道矣

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缺焉者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者則正之放弒其君者則殘之桓弒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絶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

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已乎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氏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高郵孫氏曰烝進也於冬時物皆成熟凡可薦者皆進而祭之也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程氏學曰春秋祭祀常事不書周正月夏十一月也烝冬祭合禮而書者為五月復烝見黷也禮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宗廟重事祭祀有時乃慢棄彝典黷于先君其罪著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氏曰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程子曰魯桓弒立未嘗朝聘而屢聘之失道之甚也胡氏曰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者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高郵孫氏曰桓公大惡之人而五年之間來聘者三春秋一切書之所以見不能討惡而王道之衰遂使篡人得志也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黷亂甚矣胡氏曰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泰山孫氏曰不出主名微者

冬十月雨雪

春秋十月夏時八月也陰未當盛陽未當衰八月雨雪所以見陰盛而陽衰也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氏曰祭公天子之三公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也女在其國稱

女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高郵孫氏曰祭公逆王后而來至於魯者魯主天王之婚也祭公來魯謀婚謀合而遂往逆之不反白於天王也張氏曰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于王然後遣逆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為媒而用是往逆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故書若祭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為遂事以深譏之陳氏曰書遂始於此凡遂譏也莫甚於逆后罪祭公且罪魯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程子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

杜氏曰季姜桓王后季字姜姓公羊氏曰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天子之居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高郵孫氏曰祭公之逆則曰王后天子命為之后雖在於紀亦天子之天下也自紀而歸則曰季姜有父母之尊不敢以尊名稱

也天王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者猶曰至大矣小者不能敵也至衆矣寡者不能當也欲天王自處於至衆至大之地以臨天下之寡小也季姜之歸不曰周天下無往而非周也胡氏曰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内主六宫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待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妒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

辭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樸鄉呂氏曰季姜書歸于京師而劉夏之逆后不書歸者祭公之逆以魯為之主故書之詳劉夏之逆以其過魯而已故書之畧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穀梁氏曰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政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方命也尹子曰夫已多乎道胡氏曰周官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

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閒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旣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胡氏曰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氏曰會者何期辭也穀梁氏曰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高氏曰衛侯先與公為會期既而復

與齊鄭合謀將以伐我故公往會而弗遇此固衞侯
之失信然亦見公以弑逆為諸侯所棄聖人書之所
以深為萬世之戒也范氏曰魯至桃丘而衞不來故
書弗遇以殺耻家氏曰此魯桓有求於衞侯欲為此
會衞人拒而弗許春秋與之諸說皆以為譏衞侯失
信非也自入春秋弑君者衞州吁魯桓宋督三人爾
州吁迄正天討而宋督以賂免魯桓請婚以結齊割
許田以賂鄭故得逭討至今而諸侯實不盡與也衞

於魯親而非黨自弒君未嘗受其要結之賂今魯人請以為會衛侯獨不從春秋與其斥絶惡人不與為會非貶其失信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胡氏曰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

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兵於已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

先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胡氏曰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

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初祭仲有寵

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胡安定先生曰宋公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亂鄭國故奪其爵胡氏曰祭仲鄭相也見執于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

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于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于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愚謂孔父死于其君之難故得盡君前臣名之禮祭仲擅廢其君故不得從孔父之道陳氏曰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祭

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斯其為辭也詳矣謝氏曰國有權臣則上下易分生殺廢置惟其所命故宋之改立鄭君也執一鄭祭仲而鄭國之君位遷矣春秋首書宋執祭仲而繼以突歸忽出以明鄭國進退之權皆出祭仲也突公子也不以國氏者責其非正也忽君也稱名不稱子以其絶于國人也鄭莊公之卒也忽以世子嗣位已五月矣政不足以結人心徳不足以保君位美狂狡以為忠良矜小廉以失大援賢

人棄外而國命擅于私門君道微弱而倡和行於叔伯由此命令皆出于權臣而其勢與匹夫不異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也突有臣民歸從而忽無左右之助矣由此突歸國而忽出奔于衛也然則突非正也非正而於入稱歸以咎忽之失人心也忽正也正而於出稱名以咎忽之失君位也其于突也去國以明非正稱歸以明得國其于忽也稱國以明正去爵以示絶而突之進不由正忽之喪失君道其惡顯矣歸

内辭入外辭於歸而稱入於入而稱歸皆春秋變文以示義也臨江劉氏曰歸者順辭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易也突之易見祭仲之専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氏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胡安定先生曰蔡叔者字也蔡侯之弟也高氏曰諸侯之弟國而字之言與君同體也趙氏曰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陳氏曰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家氏曰大夫

盟諸侯强國行之則為伉弱國行之則為僭末流之弊諸侯大夫因是而外交强國以脅制其君如魯季衛孫宋華之所為此其權與春秋不與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胡氏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

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張氏曰宋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不能償其責言遂成釁隙故桓公欲平之高氏

曰宋公連燕人將以討鄭故公復往會請平而與之盟杜氏曰燕人南燕大夫家氏曰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閒姞女為后稷元妃周王業所基也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召公奭之後也昭三年北燕伯欵奔齊稱北所以別于南二燕皆周建國而俱以燕為號豈受封之始便有南北之異乎史記謂北燕為山戎所隔至齊桓伐戎開道而後與中國通故其見於春秋獨後

此二燕之辨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㑹宋公于虚冬十有一月公㑹宋公于龜

高氏曰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㑹葢公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然諸侯臨涖一國之民民不可一日不治則國不可一日去之故先王之法諸侯朝事天子則出境天子廵狩則出境方伯率諸侯以征伐則出境親迎則出境若無事出境則誅春秋之時侵伐盟㑹無時無之諸侯未嘗安居

國中以治其民也聖人悉書之以著其罪於罪之中又為之輕重焉蓋當時王政不行天下無王諸侯不從事於盟會則又無以安其國有相會以謀侵伐者各從其會以見其事以王法論之凡諸侯去其國家而擅相會者皆罪爾聖人又通以一時之權而較以輕重也今公區區為鄭而數出會宋宋公亦為求賂而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髙氏曰宋公辭平故公自龜還遂會鄭伯而謀伐之

許氏曰王迹既熄伯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來見盟會之亂也是以君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伐實與桓文故伯統興起則無復此亂諸侯有所一矣樸鄉呂氏曰突簒君也武父之盟書曰鄭伯何也諸侯雖以簒得國苟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以為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君之其實也

丙戌衛侯晉卒

高氏曰辛而日之蒙上文也重書丙戌必有一誤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　胡氏曰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

固可伐矣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巳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内戰于宋是也謝氏曰凡内戰公敗則書戰不書敗以敗為耻也戰不書公諱之也敵敗則書敗不書戰以敗之為耻也敗則書公不諱也伐宋者公也戰則知為敗矣故諱不書

公

春秋闕疑卷四

春秋闕疑卷五

元　鄭玉　撰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髙郵孫氏曰齊宋衛三國稱爵君行舉重也燕稱人微之也戰則舉重敗則稱師重衆也春秋之法居喪稱子緣人子之心創巨痛深之時不忍即先君

之爵而稱之衛侯晉卒於去年之冬於此纔三月耳猶未葬也而衛之嗣君出會諸侯而伐人之國又自稱其爵不以喪禮自持聖人據實而書之以見其罪且深疾之也胡氏曰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公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氏考據經文内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仇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

亡不暇何敢将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凌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隣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仇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辭輕與齊戰而

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

戰始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氏曰葬自內録旣與衛人戰曷為葬衛宣公怨不

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十有三年來請修好至是會于曹曹人致餼

高氏曰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往會之也公與鄭伯皆篡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今會于曹曹之容惡可知也

無氷

公羊氏曰記異也胡氏曰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涸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春夏時之冬也冬而冰者陰陽之常物理之自然也冬而無冰則是陽氣不閉而陰氣不凝也洪範五行是謂常燠聖人以為政教之差上干陰陽則陰陽乖戾故謹而書之曰無冰無不宜無也春秋書災異之法有曰無者無冰是也有曰不者

不雨是也然而冰不曰不氷而謂之無雨不曰無雨而謂之不皆曲盡其微而書之也孔子於春秋委曲詳盡無一字苟然者所以傳信萬世以示人也

夏五

穀梁氏曰夏五傳疑也杜氏曰不書月闕文泰山孫氏曰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高郵孫氏曰春秋諸侯使弟來者皆罪其不當使也弟而可使則命而使之可也不命而使之徒曰弟焉罪之也胡氏曰諸侯之弟凡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高郵孫氏曰御廩者粢盛所藏也雖尊為天子必有宗廟貴為諸侯必供粢盛故天子籍田諸侯躬耕皆

所以教民務農而親事祖禰也然而災焉公之所事者得無不敬而粢盛之用無乃闕乎四時之祭秋曰嘗春秋之八月夏時之六月也而嘗不時也御廪災終四日而嘗焉不時且不敬焉御廪之災公之不德而事祖禰之道不至也不知遇災而懼責身修德以荅災異之戒遽然以災之所餘未及時而祭之蓋公無恐懼之心而黷益甚也胡氏曰御廪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宫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

廪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説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勞怨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冬十有二月丁卯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穀梁氏

曰以者不以者也謝氏曰以用也高氏曰宋公不道執人之卿易人之君既又求賂無厭深怨突之背巳而自量其力不足以加之於是復以齊蔡衛陳之兵以伐之夫諸侯之國甲兵有制皆統乎天子乃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之國大亂之道也宋公之罪斯為尤甚故加以焉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氏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氏曰王

者無求求車非禮也穀梁氏曰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于天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于天子而無敢不恭不至于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所以見王室之微而著諸侯之罪也胡氏曰遣使需索之謂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曰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

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惟恐不足未至於簒弑奪攘則不厭也古之君子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定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形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耻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廢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謝氏曰突進不以正王法所不容也故

出奔稱爵而復名張氏曰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嘗為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故程子曰忽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樸鄉呂氏曰書復歸者復其位也高氏曰突假宋之援以弟篡兄居位數年患祭仲之專將殺之為仲所覺故避仲而出聖人因其出奔故書名以絶之然突之出奔非國人絶之止避祭仲耳不書祭仲逐君何也逐君之臣其罪易知君而見逐其罪甚矣聖人之教在乎

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文所以警乎人君也君存稱世子君没稱子鄭伯既没而忽猶稱世子者何也忽之出奔不能自固其位耳人皆疑其不正故因其歸而正名曰世子以明冡適當嗣也不曰復歸則無以知其嘗有國矣

許叔入于許

高郵孫氏曰隱十一年許嘗為鄭所有許之宗祀不絶而許叔居許東偏故無滅許之文至此鄭有子忽

子突之亂許叔能乘其勢入許而復其國聖人美之故特書許叔入于許叔當許之危亡國君出奔則苟全宗祀居其東偏及鄭伯之亂兄弟爭立强臣制命則以我之全力復其國而居之聖人善其屈伸得宜進退無失也特書其字曰許叔不書其爵者未嘗有爵也不曰歸者有鄭之難不可以安而歸也謝氏曰稱入外之也莊公非以罪惡失國特以大國為之難而已蓋未絶于國人也許叔上伸正義於王下求直

於大國復莊公於位而相之以治國人許叔之義也今乃乘鄭之亂幸君之危而竊有其國與盜而得之者亦奚以異哉故春秋書入而外之也　愚按入有二義一曰逆辭一曰難辭使莊公而尚存則許叔當迎莊公反國而相之今擅其國而有之惡也則入為逆辭所以貶之也莊公而已卒則許叔復有其國使先祀不絕善也則入為難辭所以褒之而又見其克復之不易也今亦無所考矣然以經文觀之夫子所

書既繫之國復著其字則入非有所貶乃所以見其難而褒之耳

公會齊侯于艾

謀定許也　愚按隱十一年入許之役齊魯鄭也今許叔乘鄭之亂以復其國齊魯不與師以問之則亦已矣安得反為之會以定其位乎髙氏謂魯嘗與齊絶矣至是僖公卒襄公立公復通好焉而齊襄居喪出會越禮畔道與文姜為鳥獸之行桓公彭生之禍

兆於此矣故春秋志之以齊侯為主理或然也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正義曰曹使世子射姑來朝諸侯世子稱名則附庸世子稱人稱謂之等節也陳氏曰旅見非邦交之舊自參以上甚矣凡朝不勝譏莫甚於自參以上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既微弱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

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謝氏

曰忽雖復歸衆所不保故突入于櫟人心所在則命

令隨之命令所在則君道隨之故忽雖正雖在內稱

世子突雖不正雖在外稱鄭伯人心在突不在忽故

也突雖爵以其非正故稱名以世子在內故書入春

秋之於突也出奔名之入櫟又名之惡其不正而始

終罪之固已至矣然以忽無君道人心歸突故出奔

稱鄭伯入櫟稱鄭伯然則突稱鄭伯乃以忽失君道

而國人從突也觀春秋前書忽歸後書突入而聖人所以罪忽而誅突責君道而存世嫡其旨盡於此矣
胡氏曰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甯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羮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於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强幹弱枝以

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於袲伐鄭

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十七年十月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秋齊侯師於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迎鄭子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

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
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
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
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
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
命我先君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
之茍主社稷國内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
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

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高氏曰伐鄭者伐忽而納突也突無道簒國諸侯當伐突而恤忽今反欲出忽納突廢嫡立庶其罪大矣宋公始納突反為突所伐今又連諸侯為突伐忽無道之甚不可勝誅胡氏曰穀梁氏曰地而後伐疑詞非其疑也夫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簒其智足以結四隣之援既入於櫟日

以盛强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於輔正終

變而與邪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故詳書其

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鄭也　泰山孫氏曰未能納突故復會於此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高氏

曰春與曹謀而曹人不肯今又與陳侯同伐宋初伐

突期於服突而已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於宋故宋公連年伐忽以納突以此言之鄭國之亂宋公實爲之故以宋爲首惡家氏曰自去冬迄今夏三書公會再出伐鄭不閒以他事詠宋魯之輔篡而干正也人孰無禮義之心忽之正突之不正皦如黑白之易辨忽在外五年莫有仗義而復之者突甫入櫟五國之君翕然來會如蟻慕羶蚋集醯其故何哉蓋宋馮魯允以其所以篡者而輔人之篡不惟同

惡相恤抑亦惟利是趨鄭之土田鄭之重器有以蕩搖其方寸故雖黨惡隳義彼亦有所不恤矣樸鄉呂氏曰或疑宋既以齊蔡衛陳責賂於突而伐鄭不宜今年又謀納突遂謂袲之會曹之會皆是伐突以救忽然以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宜會宋以伐突春秋諸侯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今但據伐鄭二字言之則是時突在櫟忽在鄭則為伐忽明矣　愚按春正月會於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夫諸侯班

序自有定制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何俄頃之間而
變易若此哉或以為以至之先後為上下夫以至之
先後為上下是以利害率人而不要諸禮也當時諸
侯固有為之者夫子之修春秋其肯從乎又或以為
以兵之多寡為先後夫以兵之多寡為先後是以強
弱率人而不要諸義也當時諸侯固有行之者夫子
之修春秋安得不正之乎惟或者以為蔡自此服屬
於楚故春秋貶之而列於衛下為近是然蔡之從楚

亦無歲月之可考豈在是歲正月至四月之間乎姑

闕之以俟知者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程子曰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工之事

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

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高氏曰衛宣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譖其兄伋因併壽殺之既立之後驕而無禮二公子之

黨怨之朔懼而出奔遂立公子黔牟為衛侯聖人於朔之出奔特名以絶之蓋春秋之法凡諸侯不能嗣守先業上下乖離播越失地自取奔亡之禍者皆生名之朔齊甥也故奔齊濮鄉吕氏曰奔而名國非其國矣奔而不名國猶其國也鄭伯突出而世子忽入國固忽之國也衛侯朔出而公子黔牟立國非朔之國也陳氏曰此衛人立公子黔牟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茍其道足以失國雖

有基公子亦以自致之文出之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平齊紀且謀衞故也　高氏曰紀懼齊之見圖每為之備而齊人多詐故為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怠而不我慮是以尋盟既退魯遂與齊戰於奚二年之後齊遂遷紀之三邑足以知盟之無益而侵伐隨之矣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尋蔑之盟也　髙氏曰下有五月丙午則二月無丙午必有一誤此盟豈非諸侯有謀邾者欲求魯之援故邪觀下文可見　愚按盟之未幾魯即及宋衛伐邾盟又足恃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程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

之時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已則當引咎或自辨喻之以禮樂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於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爲主處已絶亂之道也高氏曰二國春方盟會而夏遽交戰彼以疆事興師而來則魯宜有以諭之凡戰由主人主人服罪則不戰矣孫氏曰戰稱及戰由我起也主戰者公也不書公諱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於蔡

高郵孫氏曰蔡季事迹公穀皆無文惟左氏以蔡侯

封人卒蔡人召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人

嘉之也何休曰蔡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獻

舞而疾季季避而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

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左氏何休之意皆謂季賢故

經特字之也而何休所載不出於傳記不知何從知

之然其事極美可賢則與經所字之義合杜預以為
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
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其得衆稱歸以明外納杜預之
意蓋謂蔡季當立為蔡君而啖趙陸氏皆以為蔡季
義而後取非如當時之歸者或謀殺或奪正或本非
當立國人不順惟蔡季入繼之善美而字之與杜預
之說相表裏矣今按蔡世家及諸侯年表無蔡季嘗
立為蔡君之文又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

舞歸中間亦無蔡季為君之文由此觀之則蔡季之歸但為蔡臣爾未甞為君也季之所以得字著於春秋當如左氏何休之説蔡季去其國以避其位入其國以終其喪一國之尊社稷之重則輕去以遜於人吾君之喪吾兄之喪則必歸焉以服其服然則為蔡季之行亦足以見取於孔子而書字於春秋也若杜預陸氏之説考之傳記則無文求之春秋又無事雖得立為君亦未足多賢不若生被其逐死服其喪之

為美也況獻舞之事相去纔十年間不容蔡季卒葬與獻舞得立之迹不見於經也況世家年表皆無其事杜預陸氏失之矣春秋入之例有加自文者此蓋其國奉之以歸故書其所自以其有助焉爾其事之善惡亦皆隨而見之不繫於輕重也胡氏曰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

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愚按五等諸侯春秋於其葬皆稱公惟蔡桓侯書本爵啖氏曰蔡季之賢為之請於王故仍其爵先儒遂以為書其一是則諸非自見書蔡桓侯則以見春秋之臣子不請於王私謚其君而稱公者皆為有罪矣啖氏之說不知何所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之君書者多矣豈無賢如蔡季者一二人為其君請謚

於王而獨一蔡季也朱子曰書蔡桓侯只是文誤此說為近

及宋人衛人伐邾

高郵孫氏曰宋衛稱人微者也高氏曰春與儀父盟于趡今乃自背其盟同宋衛伐之是誠何心哉夫宋人者豈非弒君之黨乎自宋督弒君而賊猶未討也夫衛人豈非逐君之賊乎自衛侯見逐而賊猶在國也今公與他國弒君逐君之黨合心同黨以伐同盟

之隣國則公之惡不容於世矣聖人不書公而止書
及者以桓之罪顯然如此千載之下皆知其與宋衛
伐鄭者魯桓也不必斥言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高郵孫氏曰書朔不書日孔子因舊史不能加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胡氏曰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明弑君之賊雖身已
没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

君嗣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簒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歿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張氏曰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謝氏曰與者彼欲

行而我從之也遂者彼欲行而我弗能制也春秋書與書遂罪其微弱也女子以幽静為德正位於内而已故女子與外事則專修外禮則放馴致其欲必為大患文姜之弗率婦行也既與之出會於濼又與之出適于齊人君正家之道掃地盡矣女子一失防閑其亂有如此者然則閨門袵席之間可不慎哉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辭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其辭曰敝笱在

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從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

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胡氏曰魯君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弑今書桓公薨於齊豈不没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於齊去其姓氏則其實亦明矣髙氏曰書薨于齊而不書所薨之故不忍言也所以養臣子志而厲忠孝之心夫桓公弑君而篡其位其終亦不免見殺於人而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齊侯但殺魯

君耳不討其弑隱之罪也聖人亦據實而書之所以絶篡弑無已之亂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高郵孫氏曰桓公見弑於齊喪於此始自齊至告于廟故經書之也高氏曰喪在外必至於内然後能葬故書公之喪至自齊而夫人之罪不言可知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高氏曰稱我君别外喪也　愚按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所以責臣子以討賊之事而盡其不共戴天之義也故隱公弒則不書葬今桓公亦弒而書葬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桓公弒隱公而自立不特不為君父討賊而已蓋弒君之賊也及其弒也又安可責其臣子以復讐討賊之義哉故於齊人殺公而書甍明齊人無討賊之義於桓公既弒而書葬明桓公為當討之賊此皆聖人之

特筆而春秋之權衡也

春秋闕疑卷五